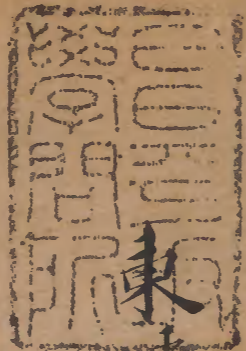


稗海 四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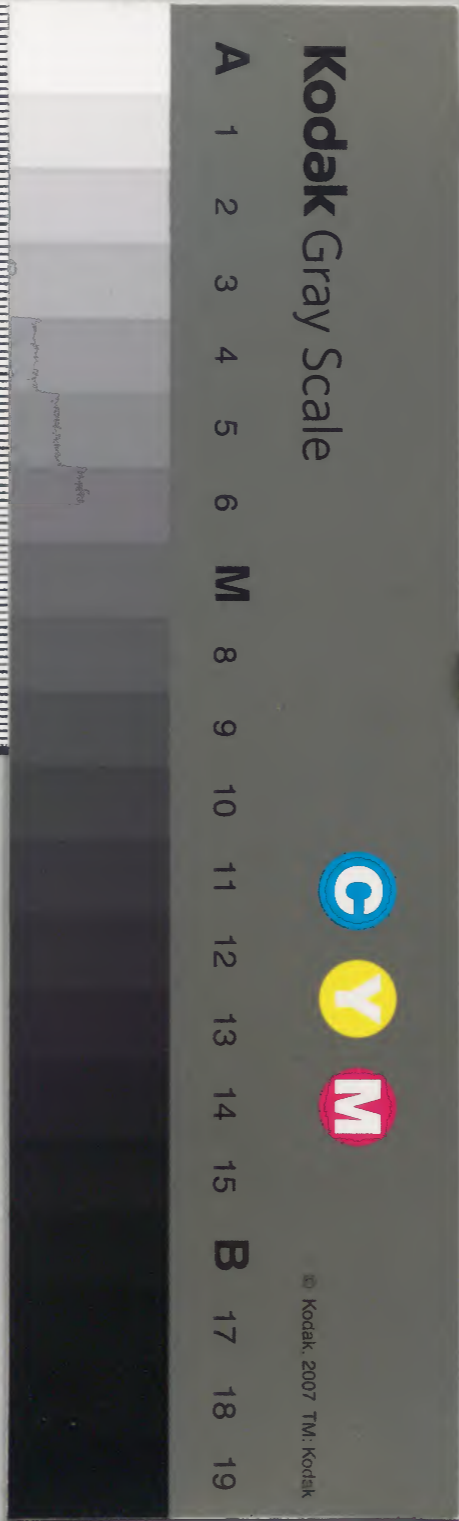


東坡志林 二八六

漢書門類			
三	一	五	七
四	二	六	八
函	架	冊	號
100	3	100	43

內閣文庫			
三	一	五	七
七	〇	〇	〇
四	冊	號	類
二	〇	〇	〇
〇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7
冊數	100 ( 43 )
函號	370 44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二

明會稽商濬校

若稽古其訓曰順考古之所謂若今之所謂順也古  
之所謂誠今之所謂真也非以若易順誠易真也  
曰惠亦順也方虞書時未有云順者也

班固有二當孝文時天下以鄙寄為賣友夫賣友者  
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勢劫摧呂  
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東坡先生曰當是時  
寄固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以功臣子而與國賊

游且相厚善也石碣之子厚與州吁遊碣禁之不  
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譏曰大義滅親酈商之賢不  
及石碣故寄得免於死古之幸人也而固又爲洗  
賣友之穢固之於義陋矣

蔡延慶所生母亡不爲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  
爲臺所彈乃乞追服乃知蟹匡蠅綾不獨成人之  
弟也是時有朱壽昌其所生母三歲捨去長大刺  
血寫經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乃得之奉養三年  
而母亡壽昌至毀焉善人惡人相爾遠耶余謫居

於黃而壽昌爲鄂守與余往還甚熟余爲撰梁武  
識引者也

郝超雖爲桓温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知之將  
死出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相  
傷爲斃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  
焚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此則悉與温  
往返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晚矣更不復哭若方  
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碣比然超謂之不孝可  
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温矣東坡先生曰超

小人之孝也

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友也耳曠甚畫地爲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

錢塘壽禪師本北郭稅務專知官每見魚鰕輒買放生以是破家後遂盜官錢爲放生之用事發坐死領赴市矣吳越錢王使人視之若悲懼如常人卽殺之否則捨之禪師澹然無異也乃捨之遂出家

得法眼淨禪師應以市曹得度故菩薩乃見市曹以度以學出生死法得向死地走之一遭抵三十年修行吾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當於此證阿羅漢果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履卽予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麟士亦爲隣人認所著履麟士笑曰是卿履耶卽予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麟士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東坡志林 卷之二  
柳宗元敢爲誕妄居之不疑呂溫爲道州衡州及死  
二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道于永者必呱呱然  
雖子產不至此溫何以得之其稱溫之弟恭亦賢  
豪絕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齡女也孰有士君子  
肯爲裴延齡壻者乎宗元與侄叔文人交蓋亦不  
羞與延齡姻也恭爲延齡壻不見于史宜表而出  
之見宗元文集恭墓誌云

元符三年八月余在合浦有老人蘇佛兒來訪年八  
十二不飲酒食肉兩目爛然蓋童子也自言十二  
歲齋居修行無妻子有兄弟三人皆持戒念道長  
者九十二次者九十與論生死事頗有所知居州  
城東南六七里佛兒嘗賣菜之東城見老人言卽  
心是佛不在斷肉余言勿作此念衆人難感易流  
老人大喜曰如是如是

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  
人而僕與夢得爲窮之冠卽吾二人而觀之當推  
夢得爲首

王僧虔居建康里馬糞巷子孫皆篤實謙和時人稱

東坡志林 卷之二  
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  
猶糞土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比胡廣  
則糞土有時而不幸  
芝上人言近有節度判官朱炎學禪久之忽於楞嚴  
經若有所得者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  
住江云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良久以偈荅曰四  
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  
也只在尋常語默中師可之炎後竟坐化真廟時  
人也

杜子美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而妄者  
至以爲唐時有自平宮中偶讀玄宗實錄有宮人  
呂太一叛於廣南杜詩蓋云自平宮中呂太一故  
下文有南海收珠之句見書不廣而以意改文字  
鮮不爲人所笑也

子由爲人心不異口口不異心心卽是口口卽是心  
近日忽作禪語豈世之自欺者耶欲移之於老兄  
而不可得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死生可以相待禍  
福可以相共唯此一事對面相分付不得珍重珍

重

徐陵多忘每不識人人以此咎之陵曰公自難識若曹劉沈謝輩闇中摸索亦合認得誠哉是言

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絕粒養性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晉王廣聞其名往召之則謂門人曰吾年八十來召我徐君之言信矣遂詣楊州王請受道法辭以時日不利後數日而死肢體如生道路皆見其徒步云得放還山至舊居取經書分遺弟子乃去旣而喪至予

以謂徐生高世之人義不爲煬帝所污故辭不肯傳其道而死徐君之言蓋聊以避禍豈所謂危行言遜者耶不然煬帝之行鬼所唾也而太極真人肯置之齒牙哉

顏蠲與齊王遊食必大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遷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蠲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

東坡志林 卷之二  
如魯連顏蠋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於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爲哉雖然蠋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饑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唯晚食爲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蠋之巧也

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其死於水也亦然男子內陽而外陰女子反是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書曰沈潛剛克古之達者蓋如此也秦鑿和曰

天有六氣淫爲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而晦時故淫則爲內熱蠱惑之疾女爲蠱惑世之知者衆其爲陽物而內熱雖良鑿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蒸晦淫者不爲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也鑿和之語吾當表而出之讀左氏書此

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栢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殼可俯而窺也又有



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羽毛至爲珍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間里間見之以爲異事此無他不伎之誠信于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去人太遠則其子有蛇鼠狐狸鴟鳶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鵲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爲甚於蛇鼠之類也苛政猛於虎信哉

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之意爾非信佛法也世乃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陋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有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誣永叔也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辭玩易蓋戲云爾又不自以爲奇特也而妄庸者亦作永叔語云平生爲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爲退之畫記退之又不能爲吾醉翁亭記此又大妄也僕嘗謂退之畫記近似甲乙帳耳了無可觀世人識真者少可嘆亦可愍也

李邦直言周瑜二十四經畧中原今吾四十但多睡善飯賢愚相遠如此安上言吾子似快活

未知孰賢與否

東坡志林 卷之二  
與朱 勃遜之會議於穎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黃為主餘可鄙也昔叔向聞駸茂一言得其爲人予於遜之亦云然

漢武帝違韓安國而用王恢然卒殺恢是有秦穆違蹇叔之罪而無用孟明之德也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旣興然後授政

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東坡先生曰士有以簞食豆羹見於色者自吾觀之亦不信也

子由作栖賢僧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葛也僕當爲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子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

過姑熟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語淺陋不類太白孫邈云聞之王安國此李赤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

在焉白集中無此赤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爲廁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止如此而以比太白則其人心疾已久非特廁鬼之罪

杜牧集有燉煌郡僧正兼州學博士僧慧死除臨壇大德制詞蓋宣宗復河湟時事也蕃僧最貴中國紫衣師號种世衡知青澗城無以使此等輒出牒補授君子予其權不責其專也

周禮有金罇國語有罇于丁寧蕭齊始興王鑑嘗得之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圓如甬銅色黑如漆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出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罇于清響如雷良久乃已記者能道其尺寸之詳如此而拙於遣詞使古器形制不可復得其彷彿甚可恨也

樂天行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誥云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者悉何人乎叔議鹽法至爲割剥事見退之集今樂天制誥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

余來黃州聞光黃人二三月皆群聚謳歌其詞固不可解而其音亦不中律呂但宛轉其聲高下往返如鷄唱爾與朝堂中所聞鷄人傳漏微有所似但極鄙野爾漢官儀宮中不畜鷄汝南出長鳴鷄衛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鷄鳴又應劭曰今鷄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固始銅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鷄鳴是也顏師古不考本末妄破此說今余所聞豈亦鷄鳴之遺聲乎今士人謂之山歌云

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荅曰子宜置一卷曆且書之所為暮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可能有此効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嚙不下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予亦記前輩有詩曰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終身守之

坡先生志林卷之二 終

下泉無咎言同惡盛公言言皆無益人者其平生  
又言藥鎗此衣人人郊野困苦無救易對多熱不  
具百四十歲人廿間何藥何治有出校稍無又惡  
日以兩日甚痛處置此坐常以今日野至十十則  
則不信者其不可言不可言也無事精坐面覺一  
罪答曰十宜置一卷習且責之而為暮外必暗之  
下由言自一入孤而對坐問其言吹何如復可以京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三

明會稽商濬校

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  
子罕釋相而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  
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所為三歸之  
臺以掩桓公此戰國策之言也蘇子曰管仲仁人  
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為然者也  
雖然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  
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

東坡志林 卷之三  
藏諫而不聽則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善用兵者破敵國當如小兒毀齒以漸搖撼取之雖小痛而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取齒足以殺兒王翦以六十萬人取荆此一拔取齒之道也秦亦憊矣二世而敗坐此也夫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仲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余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如其仁夫以孔子稱其仁左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弘羊滅族韋堅王鉉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常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也耶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明甚太史公固陋承疑使宰我負寃千載而吾先師與蒙其詬自茲一洗

亦古今之快也

蕭賈論子玉過三百乘而卻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為勝抑將以多為賢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善是用多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符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可不敗耶

晉惠帝為太子衛瓘欲陳啓廢立策而未敢發會燕凌雲臺瓘託醉跪帝前曰臣欲有所啟欲言之而止者三因拊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曰公真大

醉賈后由是怨之此何等語乃於衆中言之豈所謂不密失身者耶以瓘之智不宜暗此殆鄧艾之冤天奪其魄耳

晉武帝欲為太子娶婦衛瓘曰賈氏有五不可青黑短妬而無子竟為羣臣所舉娶之竟以亡晉婦人黑白美惡人人知之而愛其子欲為娶婦且使多子者人人同也然至其惑於衆口則顛倒錯謬如此俚語曰證龜成鳖此未足怪也以此觀之當云證龜成蛇小人之移人也使龜蛇易位而况邪正

之在其心利害之在歲月後者耶

阮籍見張華鷓鴣賦歎曰此王佐才也觀其意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何足爲王佐乎華不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虐此正求全之過失鷓鴣之本意桓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自有以相伏初不以成敗言成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觀留邑王與張敞語真清狂不慧者耳烏能爲惡旣

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者方誅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史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數賀之惡可盡信哉

匈奴圍漢平城羣臣上言胡者全兵請令強弩縛兩矢外鄉徐行出圍孝竒注全兵云惟弓矢無雜仗也匈奴特無弩耳全兵者言匈奴自戰其地不致



東坡志林 卷之三  
死不得與我行此危事也。有國必自擇其淑不淑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爲妬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帝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爲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豈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忌其夫乃妬他人之妾也。

魏武帝旣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旣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爲明主謀而不忠不惟無罪乃有賞爲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乃知本初孟德所以興亡者。

方與公謂周昌之吏趙堯年雖少奇士君必異之。且代君昌笑曰堯刀筆吏爾何至是。居頃之堯說高祖爲趙王置貴強相獨周昌爲可。高祖用其策堯

竟代昌爲御史大夫呂后殺趙王昌亦無能爲特  
謝病不朝爾由此觀之堯特爲此計規代昌爾安  
能爲高祖謀哉呂后怨堯爲此計亦抵堯罪非特  
不能爲高祖謀其自爲謀亦不善矣昌謂之刀筆  
吏豈誣也哉

荀卿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世  
之言弟子勝師者輒以此爲口實此無異夢中語  
青卽藍也冰卽水也釀米爲酒殺羊豕以爲膳羞  
曰酒甘於米膳羞美於羊豕雖兒童必笑之而荀  
卿以是爲辯信其醉夢顛倒之言以至論人之性  
皆此類也

西漢風俗諂媚不爲流俗所移唯汲長孺耳司馬遷  
至伉簡然作衛青傳不名但謂之大將軍賈誼何  
等人也而謂之愛幸於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甚  
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本朝太宗時士大夫  
亦有此風至今未甚衰吾嘗發策學士院問兩漢  
所以亡者難易相反其意在此也而荅者不能盡  
吾亦嘗於上前論之

唐太宗時雉數飛集宮中上以問褚遂良良曰昔秦  
文公時童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童子曰  
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光武得其雄  
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  
德上悅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  
余以謂秦雉陳寶也豈常雉乎今見雉卽謂之寶  
猶得白魚便自比武王此諂佞之甚愚瞽其君者  
而太宗喜之史不譏焉野鳥無故數入宮此正災  
異使魏徵在必以高宗鼎耳之祥諫也遂良非不  
知此捨鼎耳而取陳寶非忠臣也

入蜡三代之戲禮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也  
因附以禮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尸  
曰奠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謂之祭蓋有尸  
也猶虎之尸誰當爲之置鹿與女誰當爲之非倡  
優而誰葛帶榛杖以喪老物黃冠草笠以尊野服  
皆戲之道也子貢觀蜡而不悅孔子譬之曰一弛  
一張文武之道蓋爲是也

唐高祖起兵汾晉間時子建成元吉楚哀王智雲皆

留河東護家高祖起兵乃密召之隋購之急建成元吉能間道赴太原智雲幼不能逃為吏所誅高祖以父子之故不能少緩義師數日以須建成等至乎以此知為秦王所逼高祖逼於裴寂亂宮之事不暇復為三子性命計矣太宗本謀於是時借隋吏以殺兄弟其意明甚新舊史皆曲為太宗潤飾殺兄弟事然難以欺後世矣建成元吉之惡亦孔子所謂下流必歸歟

吾先君友人史經呂彥輔豪偉人也嘗言黃霸本尚教化庶幾於富而教之者乃復用烏攫小數陋哉穎川鳳凰蓋可疑也霸以鷓為神雀不知穎川之鳳以何物為之雖近於戲亦有理也

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為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我不從田常為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我與田常作亂而滅其族孔子耻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弟子傳妄也

曾子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安所用其情故不情

東坡志林 卷之三  
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雖若孝弟者猶所不與以德  
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  
不疑買金償亡不辯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  
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也太  
史公窺見之故其贊曰塞侯微巧周文處諂君子  
譏之爲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文穢迹  
以求利均以爲佞佞之爲言智也太史公之論微  
世無曉者吾是以疏之

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爲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  
武不害爲至仁故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  
盡善也楊雄者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讓舜  
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  
且廢之矣世祖誠知揖遜之水尚污牛腹則干戈  
之粟豈可溷夷齊之口乎予以知聖人以位爲械  
以天下爲牢廐乎其不驕士矣

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帝請流其工於幽陵以變北  
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  
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

書故其言時有可考

以

西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

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誅於堯之世不待舜矣屈

原云鯀恃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

族者皆小人也則安能以變四夷之族哉由此觀

之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

要荒之君長爾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

堯世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爲堯矣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爲常不

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景帝復

孥戮梟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減宣帝治尚嚴因武

之舊至王嘉爲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

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踈略矣嘉

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

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

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

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可以延年可乎

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於天其子松疎

皆以非命而死冀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

漏可不懼乎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曰臣有奉邑六里此與兒戲無異天下無不疾張子之詐而笑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豈足道哉而張儀又非楚之臣為秦謀耳何足深過若後世之臣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舉安四夷畢服禮樂興而刑罰措其君之所欲得者非特六百里也而卒無絲毫之獲豈特無所獲已不勝言矣則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張儀之事楚因讀臯錯傳書此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樂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其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為之懼矣元豐三年九月十五日讀戰國策書

劉禹錫既敗為書自解言王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三終  
日辨移人既得用所施為人不以爲當太上久疾  
宰相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祕建桓立順功歸  
貴臣由是及貶後漢宦者傳論云孫程定立順之  
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與梁冀比舍清河而立蠡吾  
此漢之所以亡也與廣陵監國王豈可同年而語  
哉禹錫乃敢以爲比以此知小人爲姦雖已敗猶  
不悛也其可復置之要地乎因讀禹錫傳有所感  
書此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三終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四

明會稽商濬校

天上失星崔浩乃云當出東井已而果然所謂億則  
屢中者耶漢十月五星聚東井金水嘗附日不遠  
而十月日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余度之十  
月爲正蓋十月乃今之八月爾八月而得七月節  
則日猶在翼軫間則金水聚於井亦不甚遠方是  
時沛公未得天下甘石何意誦之浩之說未足信  
也



東坡志林 卷之四  
楚孝王囂疾成帝詔云夫子所痛蔑之命矣夫東平王不得於太后元帝詔曰諸侯在位不驕然後富貴離其身而杜稷可保皆與今論語孝經小異離附離也今作不離於身疑為俗儒所增也房次律敗於陳濤斜殺四萬人悲哉世之言兵者或取通典通典雖杜佑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陳濤天之敗秩有力焉次律云熱洛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挾區區之辯以待熱洛河踈矣

先友史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先子同舉制冊有名蜀中世所共知沈子疑者其弟也沈才氣絕人而薄於德彥輔才不減沈而篤於節義博辯能屬文其思子臺賦最善大略言漢武晉惠天資相去絕遠至其惑則漢武與晉惠無異竟不仕年六十卒無子先君為治喪立其同宗子為後今為農夫無聞於人沈亦無子哀哉

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備而左氏不載余嘗疑之戰國策云司馬穰苴為政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也遠矣太史取戰國

策而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爲信凡史記所書大事而左氏無有者皆可疑如程嬰杵臼之類是也穰與直之書不可誣抑不在春秋之世矣當更徐考之司馬相如歸蜀臨邛令王吉謬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稱病使者謝吉及卓氏爲具相如又稱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觀吉意欲與相如爲率錢之會爾而相如遂竊妻以逃大可笑其論蜀父老云以諷天子以今觀之不獨不能諷殆幾於勸矣諂諛之意死而不已猶作封禪書相如真所謂小人也

哉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溫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

稷下之盛胎驪山之禍太學三萬人噓枯吹生亦兆黨錮之寃今吾聞本秀二僧皆以口耳區區奔走王公洵洵都邑安得而不敗殆非浮屠氏之福也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無

英雄使監子成其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  
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遊潤  
州甘露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迹余感  
之賦詩其略曰四雄皆龍虎遺迹儼未刊方其盛  
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搏况彼  
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與厲武曠不得雍門彈則  
猶此意也今日讀李太白登廣武古戰場詩云沈  
洄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太白亦誤認嗣宗語  
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志於世以

魏晉間多故故一放於酒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  
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  
容曰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  
子容言獨以無心故耳某因贊其語且言陳執中  
俗吏爾特至公猶能取信主上况如李公之才識  
而濟之以無心耶元祐三年興龍節賜宴尚書省  
論此是日又見王鞏云其父仲儀言陳執中罷相  
仁宗問誰可代卿者執中舉吳育上卽日召赴闕

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床呼其從者  
上愕然卽除西京留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  
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晚節有心疾亦難大  
用仁宗非棄材之主也

張舜民言永洛之役李舜舉徐禧李稷皆在圍中上  
以手詔賜西人若能保全吏士當盡復侵地詔未  
至而舜舉等已死聖主可謂重一士而輕千里矣  
惜此等不被其賜也哀哉哀哉舜舉中官也將死  
以敗紙半幅書其上云臣舜舉死無所恨但願陛  
下勿輕此賊付一健黠者間走以聞時李稷亦將  
死書紙後云臣稷千苦萬屈上爲一慟然以見二  
人之賢不肖

方李憲用事時士大夫或奴事之穆衍孫路至爲執  
袍帶王中正盛時俞允至令妻執板而歌以侑中  
正飲若此類不可勝數而彭孫本以劫盜招出氣  
凌公卿韓持國至詣其第出妓飲酒酒酣慢持國  
持國不敢對然常爲李憲濯足曰太尉足何其香  
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諂我不太甚乎孫在許下

造宅私招逃軍三百人役之予時將乞許覲至郡考其實斬訖乃奏會除潁州而止

張舜民芸叟邠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

征中途作詩二絕一云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

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一

云青銅峽裏常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

沙似雪將軍上望鄉臺為轉運判官李密所奏

得罪貶邠州監稅舜民言官軍圍靈武不下糧盡

而返西人從城上問官軍漢人兀撻否或仰而答

曰兀撻城上皆大笑西人謂斬兀撻也

天聖中曹瑋以節鎮定州王濬為三司副使踈決河

北囚徒至定州瑋謂濬曰君相甚貴當為樞密使

然吾昔為秦州聞德明歲使人以羊馬貨易於邊

課所獲多少為賞罰時將以此殺人其子元昊年

十三諫曰吾本以羊馬為國今反以資中原所得

皆茶絲輕浮之物適足以驕情吾民今又欲以此

戮人茶絲日增羊馬日減吾國其削乎乃止不戮

吾聞而異之使人圖其形信奇偉若德明死此子

必為中國患其當君之為樞密時乎蓋自今學兵  
講邊事黷雖受教蓋亦未必信也其後黷與張觀  
陳執中在樞府元昊反楊義上書論土兵事上問  
三人皆不知遂皆罷之黷之孫為子由壻故知之  
元祐二年二月十七日見王伯虎炳之言昔為樞密  
院禮房檢詳文字見高麗公案始因張誠一使契  
丹於虜帳中見高麗人私語本國主向慕中國之  
意歸而奏之先帝始有招來之意樞密使李公弼  
因而迎合親書劄子乞招致遂命發運使崔極遣  
商人招之天下知非極而不知罪公弼如誠一蓋  
不足道也

前日見邸報范景仁乞上殿不知其何為也近得其  
姪伯祿書云景仁上殿為定大樂也景仁本以言  
新法不便致仕乃以功成治定自薦於樂則新法  
果便也楊子雲言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叔孫通  
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  
以景仁觀之楊雄之言可謂謬矣

今日見王鞏云張安道向渠說蘇子瞻比吾孔北海

諸葛孔明孔明則吾豈敢北海或似之然不若融  
之蠢也吾謂北海以忠義氣節冠天下其勢足與  
曹操相軒輊決非兩立者北海以一死捍漢室所  
謂輕於鴻毛者何名為蠢哉

孔道輔爲御史中丞勘馮士元事盡法不阿仁宗稱  
之有意大用時大臣與士元通姦利最甚者宰相  
崔琳道輔旣得其情矣而退傳張士遜不喜道輔  
欲有以中之上使道輔送劄子中書士遜屏人與  
語久之時臺官納劄子猶得於宰相公廳後也因

言公將大用道輔喜士遜曰公所以致此誰之力  
也非程公公不至此道輔悵然愧而德之不數日  
上殿遂力救琳上大怒旣貶琳亦黜道輔充州道  
輔知爲士遜所賣感憤得疾死中路元祐三年五  
月三日聞之蘇子容

杜正獻公爲相蔡君謨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仁宗  
云卿等審欲得郡當具所欲乞奏來於是蔡除福  
州之翰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  
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爲執政不肯書

東坡志林 卷之四  
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  
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  
在西府時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為相中書事不以  
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也出宗  
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  
之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姦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  
可近侍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  
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  
昌朝非吾仁祖盛德豈肯以實語臣下耶

李士衡之父一以豪恣不法誅死士衡方進用王欽  
若欲言之而未有路會真宗論時文之弊因言路  
振文人也然不識體法上曰何也曰李士衡父誅  
死而振為贈告曰世有顯人上領之士衡以故不  
大用

歐陽文忠公撰范文正神道碑載章獻太后臨朝時  
仁宗欲率百官朝太后范公力爭乃罷其後某先  
君奉詔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牘具在  
考其始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先君質



東坡志林 卷之四  
之於文忠公公曰文正公寔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爲正今日偶與客論此事夜歸乃記之

吳无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豈可不討者也當時議者欲置之固爲非策然不得武裴二傑事亦未易辦也白樂夫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似欲置之者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况欲弊所持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世士談也

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爲世祖堅守世祖旣得二郡議者以爲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爲若行此策豈徒空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亦難會也何者公旣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深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群臣皆欲避敵江南西蜀獨萊公不

東坡志林 卷之四  
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爾公既爭之力上  
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害公曰請召高瓊瓊  
至乃言避敵固為安全但恐扈駕之士路中逃亡  
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北征瓊之言大  
略似邪形皆一代雄傑也

齊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物豈有此  
理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履小履同價  
王人豈為之哉而孟子亦自忘此言為菽粟如火火  
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

也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信此說則  
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徧四海也

漢武帝無道無足觀者唯據厠見衛青不冠不見汲  
長孺為可佳爾若青奴才雅宜舐痔據厠見之正  
其宜也

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庄民之  
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  
苗久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  
富者逐什一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

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  
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  
由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  
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子雲  
過予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正謂允從輩耶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四終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五

明會稽商濬校

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而嘆使戰國時  
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  
一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年見此  
奇特

元祐八年五月十日雍丘令米芾有書言縣有蟲食  
麥葉不食實適會金部郎中張元方見過云麥豆  
未嘗有蟲有蟲蓋異事也既食其葉則實自病安

有不爲害之理元方因言子方蟲爲害甚於蝗有小甲蟲見輒斷其腰而去俗謂之旁不肯前此吾未嘗聞也故錄之

楊州芍藥爲天下冠蔡繁卿爲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十餘萬枝旣殘諸園又吏因緣爲姦民大病之余始至問民疾苦以此爲首遂罷之萬花本洛陽故事亦必爲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爲留守始置驛貢洛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君謨始加法造小團茶貢之富彥國歎曰君謨乃

爲此耶近者余安道孫獻策權饒州陶器自監權得提舉死焉偶讀太平廣記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爲嘉興乍浦下場雜鹽官侮慢廟神以死以此知不肖子代不乏人也

昨日見泗倅陳敦固道言胡孫作人狀折旋俯仰中度細觀之其相侮慢也甚矣人言弄胡孫不知爲胡孫所弄其言頗有理故爲記之又見淮東提舉黃寔言見奉使高麗人言所致贈作有假金銀錠夷人皆折壞使露胎素使者甚不樂夷云非敢慢

東坡志林 卷之五  
也恐北虜有覘者以爲真耳由此觀之高麗所得  
吾賜物北虜蓋分之矣而或者不察謂北虜不知  
高麗朝我或以爲異時可使牽制北虜豈不誤哉  
今日又見三佛齊來貢者過泗州官吏妓樂紛然  
郊外而椎髻獸面睢盱船中遂記胡孫弄人語良  
有理故并記之

王旗元龍言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常以施人一  
日夢人自云天使已以此病人君違天怒若施不  
已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救子飛懼遂不施予以爲

天之所病不可療耶則藥不應服有効藥有効者  
則是天不能病當是病之祟畏是藥而假天以禁  
人耳晉侯之病爲二豎子李子豫赤丸亦先見於  
夢蓋有或使之者子飛不察爲鬼所脅若余則不  
然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苦家有一方能下腹中  
穢惡在黃州試之病良已今後當常以施人

自省事以來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者如趙抱  
十徐登張元夢皆近百歲然竟死與常人無異及  
來黃州聞浮光有朱元經尤異公卿尊師之者甚

衆然卒亦病死時中風搐搦但實能黃白有餘藥  
金皆入官不知世果無異人耶抑有而人不見舉  
非耶不知古所記人虛實無乃與此等不大相遠  
而好事者緣飾之耶

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懃買拋青春國史  
補云酒有郢之富春烏程之若下春榮陽之土窟  
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云聞道  
雲安麴米春才傾一盞便醺人裴劍作傳奇記裴  
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

拋青春亦是酒名也

過太平州見郭祥正言嘗從章惇辟入梅山溪洞中  
說諭其首領見洞主蘇甘家有神畫像被服如士  
大夫事之甚嚴問之云此知桂府李大夫也問其  
名曰此豈可名哉扣頭稱死罪數四卒不敢名徐  
考其年月本末則李公師中誠之也誠之常爲提  
刑權知桂府爾吾識誠之知其爲一時豪傑也然  
小人多異議不知夷獠乃爾畏信之彼其利害不  
相及耳

王介甫先封舒公後改封荆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識者謂宰相不學之過也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即日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正卿字夢得

孫卿子書有韻語者其言鄙近多言成相莫曉其義

前漢藝文志詩賦類中有成相雜詞十一篇則成相者蓋古謳謠之名也疑所謂鄰有喪春不相及樂記云治亂以相訊也亦恐由此得名更當細考之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說常與劉原父食輟筋而問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原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原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庚辰三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歎曰無恠吾愚吾食薑多矣因并原父言記之以為後世君子一笑

五臣注文選蓋荒陋愚儒也今日偶讀嵇中散琴賦云間遼故音痺弦長故微鳴所謂痺者猶今俗云敝聲也敝音鮮出歌鼓錄兩絃之間遠則有敝故曰間遼絃鳴云者今之所謂泛聲也絃虛而不按乃可按故云絃長而微鳴也五臣皆不曉妄注又云廣陵



東坡志林 卷之五  
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鷓鴣雞游弦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此特一曲爾而注云八曲其他淺妄可笑者極多以其不足道故略之聊舉此使後之學者勿憑此愚儒也五臣既陋甚至於蕭統亦其流爾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又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耶其餘繆陋不一亦聊舉其一耳

晉武帝探策豈亦如籤也耶惠帝不肖得一蓋神以實告裴頠諂對士君子耻之而史以爲美談鄙哉惠懷愍皆不終牛繫馬後豈及亡乎

蕭子雲嘗荅敕云臣皆不能賞拔隨時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乃見勅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法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此又見齊史本傳今閣下法帖十卷中乃有衛夫人與一僧書班班取子雲此文其僞妄可知也

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  
甕今分寄一螺大業拾遺記宮人以蛾綠畫眉亦  
石墨之類也近世無復此物沈存中帥鄜延以石  
燭煙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煙之上曹公所藏豈此  
物也耶

田單使人食必祭以致烏鳶又誤爲神師皆近兒戲  
無益於事蓋先以疑似置齊人心中則夜見火牛  
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  
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  
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  
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寸大旱不竭而二鯉莫有  
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意余  
之誕也余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  
若不誕者果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再拜  
謝罪而去此地應爲靈異青神文及者以父病求  
鑿夜過其側有鬚而負琴者邀至室及辭以父病  
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欲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

東坡志林 卷之五  
道傍有劫盜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者及亦不免矣泉在石佛鎮南五里許去青神二十五里眉州人任達爲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泔池磚甃四周皆屋舍環遶方丈間凡三十餘年日加長一日天清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魚皆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爲蛟龍所取此殆是爾余以謂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念精誠不衰久而自達理自然爾

吾昔爲扶風從事歲大旱問父老境內可禱者云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向傳師少師爲守奏封山神爲濟民侯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會要云天寶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封山爲靈應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卽告太守遣使禱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旗幡飛舞彷彿若有所見遂大雨三日歲大熟吾作奏檢具言其狀詔封明

東坡志林 卷之五  
應公吾復爲記之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  
餘歷酒饌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  
年

昨日讀隋書地理志黃州乃永安郡今黃州東十五  
里許有永安城而俗謂之女王城其說甚鄙野而  
圖經以爲春申君故城亦非是春申君所都乃故  
吳國今無錫惠山上有春申君廟庶幾是乎

昔吾先君夫人儻宅於眉之紗穀行一日二婢子熨  
帛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有大甕覆以烏木板先  
夫人急命以土塞之甕中有物如人咳聲凡一年  
乃已人以爲此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姪之問  
者聞之欲發焉會吾遷居之周遂儻此宅掘丈餘  
不見甕所在其後某官於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  
丈不積雪晴地墳起數寸某疑是古人藏丹藥處  
欲發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吾先姑在必不發也某  
愧而止

眉之彭山進士有宋籌者與故叅知政事孫抃夢得  
同赴舉至華陰大雪天未明過華山下有牌堠云

毛女峰者見一老姥坐堠下鬢如雪而無寒色時  
道上未有行者不知其所從來雪中亦無足迹孫  
與宋相去數百步宋先過之亦恠其異而莫之顧  
孫獨留連與語有數百錢掛鞍盡以予之既追及  
宋道其事宋悔復往求之已無所見是歲孫第三  
人及第而宋老死無成此事蜀人多知之者

蜀人單驤者舉進士不第顧以鑿聞其術雖本於難  
經素問而別出新意徃徃巧發竒中然未能十全  
也仁宗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驤入侍有間賞賚不

貲已而大漸二子皆坐黜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  
坐廢數年今驤為朝官而死死矣予來黃州鄰邑  
人龐安常者亦以鑿聞其術大類驤而加以鍼術  
妙絕然患聾自不能愈而愈人之病如神此古人  
所以寄論於目睫也耶驤安常皆不以賄謝為急  
又頗博物通古今此所以過人也元豐五年三月  
余偶患左手腫安常一鍼而愈聊為記之

歐陽文忠公嘗言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  
下唇不著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

所共見唇不著齒余亦不敢問公不知其何如也  
今日見提舉陳貽叔云舒州有醫人李惟熙者爲人  
清妙善論物理云菱芡皆水物菱寒而芡暖者菱  
開花背日芡開花向日故也又云桃杏花雙仁輒  
殺人者其花本五出六出必雙舊說草木花皆五  
出惟梔子與雪花六出此殆陰陽之理今桃杏六  
出雙仁皆殺人者失常故也木石之蠹者必不沙  
爛沙爛者必不蠹而能浮不浮者亦殺人余嘗考  
其理旣沙爛散則不能蘊蓄而生蟲瓜至甘而不

蠹者以其沙也此雖未事亦理有不可欺者

甯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  
子未幾迫於饑困不能皆全弃之道左空塚中而  
去歲定還鄉過此塚欲收其骨則見尙活肥健愈  
於未弃時見父母匍匐來就視冢中空無有惟有  
一竅滑易如蛇鼠出入有大蟾蜍如車輪氣咻咻  
然出穴中意見在塚中常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  
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吼理如玉其父抱兒來  
京師以示小兒鑿張荆筐張曰物之有氣者能蟄

東坡志林 卷之五 十一  
燕蛇蝦之類是也能螫則能不食不食則壽此于  
載蝦蟆也法不當與藥若聽其不食不娶長必得  
道父喜携去今不知所在張與余言蓋嘉祐六年  
也

石普好殺人以殺爲娛未嘗知其暫悔也醉中縛一  
奴使其指使投之於河指使哀而縱之既醒而悔  
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普病見奴爲祟  
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普亦愈

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

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云  
三陽旣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  
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愠吏微  
笑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此是喚  
醒他

近聞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  
浸殺之江南尤甚聞之不忍會故人朱壽昌康叔  
守鄂州某以書遺之乃立賞罰以變此風而黃之  
士石耕道雖椎魯無他長然頗誠實喜爲善乃使

率黃人之富者歲出十千如願過此者亦聽使耕  
 道掌之多買米布絹絮使安國寺僧繼連書其出  
 入訪閭里田野有貧甚不舉子者輒少遺之若歲  
 活得百箇小兒亦閑居一樂事也吾雖貧亦當出  
 十千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五終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六

明會稽商濬校

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  
 為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  
 至水邊見一鹿為獵人所得已中幾鎗翊感悟以  
 數千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所居  
 後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熟而  
 絕大獨在木杪乃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人食  
 已弃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仁乃見



東坡志林 卷之六  
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斷葷肉齋居一食不復殺生  
亦可謂異事也

在叔无字君懿爲人文雅學李建中書作詩亦有可  
觀蓄一硯云家世相傳是許敬宗硯始亦不甚信  
之其後官於杭州漁人於浙江中網得一銅匣其  
中有鑄成許敬宗字硯有兩足正方而匣亦有容  
足處不差毫毛始知是真敬宗物君懿與吾先君  
善先君欲求其硯而不可君懿既死其子沂以硯  
遺余求作墓銘余平生不作此文乃歸其硯不爲

作沂乃以遺孫覺莘老而得志文余過高郵莘老  
出硯示余曰敬宗在正好棒殺何以其硯爲余以  
爲憎而知其善雖其人且不可廢况其硯乎乃問  
莘老求而得硯端溪紫石也而滑潤如玉殺墨如  
風其磨墨處微窪真四百餘年物也匣今在唐謹  
處終當合之

昨日夢有人告我云知真饗佛壽識妄吃天厨予甚  
領其意或曰真卽享佛壽不妄吃天厨予曰真卽  
是佛不妄卽是天何但享而吃之乎其人甚可予

言

今年三月有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云初見壁  
有孔有人自孔擲一物至地化爲人乃其亡姊也  
携其手自孔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旁昏  
黑如夜極望有明處空有橋榜曰會明人皆用泥  
錢橋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待橋下  
然猶有在下者或爲鳥鵲所啣曰此網捕者也又  
見一橋曰陽明人皆用紙錢有吏曹十餘人以狀  
及紙錢至者吏輒刻除之如抽貫然已而見冥官  
則陳襄述古也問昱何故殺乳母昱曰無之呼乳  
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  
吏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又使諸曹  
檢已籍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  
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輩更此一報卽不同矣意  
謂當超也昱還道見追陳周往旣蘇周果死  
焉能警盜錢塘人喜殺日屠百鵝而鬻之市余自湖  
上夜歸過屠者之門群鵝皆號聲震衢路若有訴  
者余悽然欲贖其死念終無所置之故不果然至

今往來予心也鵝不獨能警盜亦能却虵其糞蓋  
殺虵蜀人園池養鵝虵即遠去有此二能而不能  
免死且又有祈雨之厄悲夫安得人人如逸少乎  
吾昔求地蘄水田在山谷間投種一斗得稻十斛問  
其故云連山皆野草散水不生五穀地氣不耗故  
發如此吾以是知五穀耗地氣爲最甚也王莽末  
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建武二年野穀  
旅生麻菽尤盛野蚕成蠶被於山澤人收其利歲  
以爲常至五年穀漸少而農事益修蓋久不生穀  
地氣無所耗蘊蓄自發而爲野蚕旅穀其理明甚  
庚辰正月六日讀世祖本紀書其事以爲衛生之  
方地不生草木者多產金錫珠貝亦此理也  
水族痴暗太輕殺之或云不能償寃是乃欺善怕惡  
殺之其不仁甚於殺能償寃者李公擇嘗謂金雞  
有無雄而卵者抱之雖能破殼而出然不數日輒  
死此卵可食非殺之也余曰不然凡能動者皆佛  
子也竹蠶初如塗粉竹葉上爾然久乃能動者百  
千爲曹無非佛子者梁武水陸畫像有六道外者

東坡志林  
以淡墨作人畜禽獸等形罔罔然於空中也乃是  
佛子流浪陋劣之極至於濕生如竹蝨者尤不可  
得但若存若亡於冥漠間爾而謂水族雞卵可殺  
乎但吾起一殺念則地獄已具不在其能訴不能  
訴也吾久戒殺到惠州忽破戒數食蛤蟹然自今  
日懺悔復修前戒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  
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瓮中須其死而食生卽赦之  
聊記其事以爲一笑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而大實有羸狀  
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之異此古今  
所病也病不可不謁醫而醫之明脉者天下蓋一  
二數騏驥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  
者未嘗徒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爾士大夫多秘  
所患以求診以驗醫之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  
辨虛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  
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則曰是  
固難治也間有謹愿者雖或因主人之言亦復參  
以所見兩存而雜治以故藥不効此世之通患而

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疾而求療，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後求之診，虛實冷熱先定於中，則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爾朱道士晚客於眉山，故蜀人多記其事。自言受記於師云：汝後遇白石浮當飛仙去。爾朱雖以此語人亦莫識。所謂後去眉山，乃客於涪州，愛其所產丹砂，雖瑣細而皆矢鏃狀，瑩徹不雜土石，遂止鍊

丹數年，竟於涪之白石仙去。乃知師所言不謬者。聞長老道其事甚多，然不記其名字，可恨也。本草言丹砂出符陵谷，陶隱居云符陵是涪州，今無復採者。吾聞熟於涪者云採藥者時復有之，但時方貴辰錦砂，故此不甚採。爾讀本草偶記之。

吾故人黎錞，字希聲，治春秋有家法。歐陽文忠公喜之，然爲人質木遲緩。劉貢父戲之爲黎稼子，以謂指其德不知果木中真有是也。一日聯騎出關，市人有唱是果鬻之者，大笑。幾落馬，今吾謫海南所

居有此霜實纍纍然二君皆已登鬼錄坐念故友之風味豈復可見劉固不泯於世者黎亦能文守道不苟隨者也

李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沽酒江州人無賢愚皆喜之時劫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酒壚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喜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劫於蕪黃間群盜飲此酒驚曰此李秀才酒耶官人識其意卽給曰僕與李秀才親舊賊相顧嘆曰吾儕何爲劫老所親哉飲所劫還之且戒曰見李慎勿言思順年七十一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渴蓋常啖物而不飲水云

戊寅十一月余在儋耳聞城西民李氏處子病卒兩日復生余與進士何旻同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簾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處子識之蓋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

亦處子鄰里死已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  
殮及錢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及  
持飯入門去繫者爭取其飯僧飭所食無幾又一  
僧至見者擊跪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送還送者  
以手擘牆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  
手推舟舟躍處子驚而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  
耶書此爲世戒

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  
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也余稍長  
之學日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  
後予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  
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  
焉正歲旦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  
與市人貧者反坐於戟門下遂寂師道使卒昇往  
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昇死人太  
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鴈橋下  
跏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煙焰上眇眇焉有一陳  
道人也

東坡志林 卷之六  
吾嘗在湖北見農夫用秧馬行泥中極便頃來江西  
作秧馬歌以教人罕有從者近讀唐書回鶻部族  
黠戛斯傳云其人以竹馬行水上以板薦之以曲  
木支腋下一蹴輒百餘步意殆與秧馬類歟聊復  
記之異日詳問其狀以告江南人也

蜀去海遠取鹽於井陵州井最古清井富順鹽亦久  
矣惟邛州浦江縣井乃祥符中民王鸞所開利入  
至厚自曆慶皇祐以來蜀始用筒井用圓刃鑿如  
筵大深者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爲井以

隔橫入淡水則鹹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  
井中爲桶無底而竅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  
氣自呼吸而啓閉之一筒致水數斗凡筒井皆用  
機械利之所在人無不知後漢書有水韞此法唯  
蜀中鐵冶用之大略似鹽井取水筒太子賢不識  
妄以意解非也

丙子寒食日前寶積長老曇穎言惠州海澄十五指  
揮使姚歡守把阜民監熙寧中趙庶明知州巡檢  
姓申者與知監俞懿有隙吏士與監卒忿爭遂告



監卒反廢明爲閉衙門出甲付巡檢任討之歡執  
挺立監門白巡檢以身任監卒不反乞不交鋒巡  
檢無以奪爲歛兵而止是日微歡惠州幾殆歡今  
年八十餘以安南軍功遷雄略指揮使老于黃州  
鬚髮不白自言年六十歲患癰疥周匝頂踵或教  
服黃連遂愈久服故髮不白其法以黃連去須酒  
浸一宿焙乾爲末蜜圓如梧桐子大空心日午臨  
卧酒吞二十粒

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  
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眉蹙  
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卽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  
之澤百世不斬彭愷之子辜二吏頗知文章余嘗  
爲作哀辭字大年

蘇子得廢園於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堂焉其正曰  
雪堂堂以大雪中爲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  
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真得  
其所居者也蘇子隱几而晝瞑栩栩然若有所適  
而方興也未覺爲物觸而寤其適未厭也若有失

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於堂下客有至而問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未能拘人也而嗜慾深今似繫馬止也有得乎有失乎蘇子之心若省而口未嘗言徐思其應揖而進之堂上客曰噫是矣子欲爲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提刀避衆礙而散其智者是故以至柔馳至剛故石有時而泐以至剛遇至柔故未嘗見全牛也子能散也物固不能縛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釋子有惠矣用之於內可

也今也如蝟之在囊而時動其脊脅見於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風不可搏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於人猶風之與影也子獨留之故愚者視而驚智者起而軋吾固惟子爲今日之晚也子之遇我幸矣吾今要子爲藩外之遊可乎蘇子曰予之於此自以爲藩外久矣子又將安之乎客曰甚矣子之難曉也夫勢利不足以爲藩也名譽不足以爲藩也陰陽不足以爲藩也人道不足以爲藩也所以藩子者特智也爾智存諸內發而爲言則言

有謂也形而爲行則行有謂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恚言如狂者之妄行雖掩其口執其臂猶且暗鳴跼蹙之不已則藩之於人抑又固矣人之爲患以有身身之爲患以有心是圖之構堂將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繪雪將以佚子之心也身待堂而安則形固不能釋心以雪而警則神固不能凝子之和旣焚而燼矣燼又復然則是堂之作也非徒無益而又重子蔽蒙也子見雪之白乎則恍然而目眩子知雪之寒乎則悚然而毛起五官之爲害惟目爲甚故至人不爲雪乎雪乎吾見子知爲目也子其殆矣客又舉杖而叩諸壁曰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雜下也均矣厲風過焉則凹者留而凸者散天豈私於凹凸哉勢使然也勢之所在天且不能違而况於人乎子之居此雖遠人也而圖有是堂堂有是名實礙人耳不猶雪之在凹凸者乎蘇子曰予之此爲適然而已豈有心哉殆也柰何客曰子之適然也適有雨則將繪以雨乎適有風則將繪以風乎雨不可

繪也觀雲氣之洶湧則使子有怒心風不可繪也見草木之披靡則使子有懼意觀是雪也子之內亦不能無動矣苟有動焉丹青之有靡麗冰雪之有水石一也德有心心有眼物之所襲豈有異哉蘇子曰子之所言是也敢不聞命然未盡也予不能默此正如與人訟者其理雖已屈猶未能絕辭者也子以爲登春臺與入雪堂有以異乎以雪觀春則雪爲靜以臺觀堂則堂爲靜靜則得動則失黃帝古之神也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南

望而還遺其玄珠焉遊以適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適於遊情寓於望則意暢情出而忘其本矣雖有良貴豈得而寶哉是以不免有遺珠之失也雖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復其初而已矣是又驚其遺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遠者近之收其近者內之求之眉睫之間是有八荒之趣人而有知也升是堂者將見其不遊遡而優不寒而栗凄凜其肌膚洗滌其煩鬱旣無炙手之譏又免飲水之疾彼其趑趄利害之徒猖狂憂患之域者何異探湯

執熱之俟濯乎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我將能爲子之所爲而子不能爲我之爲矣譬之厭膏粱者與之糟糠則必有忿詞衣文被綉者與之以皮弁則必有愧色子之於道膏粱文綉之謂也得其上者耳我以子爲師子以我爲資猶人之於衣食闕一不可將其與子游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後論予且爲子作歌以道之歌曰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雪堂之上兮有碩人之頎頎考槃於此兮芒鞋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機負傾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變悟昔日之癯而今日之肥感子之言兮始也抑吾之縱而鞭吾之口終也釋吾之縛而脫吾之鞿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勢而取雪之意吾非逝世之事而逝世之機吾不知雪之爲可觀賞吾不知世之爲可依適性之便意之適不在於他在於群息已動大明旣升吾方輾轉一觀曉隙之塵飛子

東坡志林 卷之九  
不弃兮我其子歸客欣然而笑唯然而出蘇子隨  
之客顧而頷之曰有若人哉

東坡居士移守文登五日而去官眷戀山海之勝與  
同僚飲酒日賓樓上酒酣作此木石一紙投筆而  
歎自謂此來之絕河內史全叔取而藏之

子開將往河北相度河寧以冬至前一日被旨過節  
遂行僕以節日來賀且別之留飲數盞頽然徑醉  
按上有此佳紙故爲作草露書數紙遲其北還則  
又春矣當爲我置酒蟹山藥桃李是時當復從公

飲也

昔年過洛見李公簡言真宗旣東封訪天下隱者得  
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  
作詩送卿否朴曰唯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  
盃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  
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  
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謂妻曰獨  
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妻子不覺失笑  
余乃出

類聚志林

卷之六

十一

